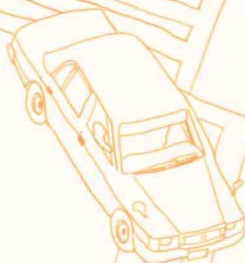


90后零姿态

死于荣耀之夜

青岛作协最年轻会员，
文字是功底，想象力才是无敌。

修新羽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死于荣耀之夜

修新羽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于荣耀之夜/修新羽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08-11343-5

I. ①死… II. ①修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2750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
责任编辑 林岚 陈蔡 蔡艳菲

封面装帧 王好好

死于荣耀之夜

修新羽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 字数 140 千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343-5/I·1118

定价 25.00 元



上海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宇宙在膨胀，星辰与星辰之间越发遥远，这世界是那么孤独，人心有别，生命仓促，谁的所思所想都不过沧海一粟。然而，我们的最初不过是个难以捉摸的奇点，飘荡在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虚无中，直到大爆炸，高热高压……最初的一切一切都亲密地在一起，所有你憧憬的朝代，所有你仰慕的天才，一切与你同在。如此想来，爱恨情仇生生死死皆可原谅，千古兴衰潮生潮落，何不笑谈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喜欢向陌生人奔去。总是被莫名的激情催促，总是被孤独的错觉吸引。那时候我们总能看见一条通往远方的街道，总以为在路上遇到的人就是自己的终生知己。我们太懒惰了，没有仔细去看，仔细去想。

其实，世界可没那么简单。

——修新羽

目录

／蜇伏／001

／死于荣耀之夜／017

／比干蛊以时间以及战争／031

／蓝溪之水／045

／这世界需要你／055

／美人桥／079

／绝对色盲／097

／长夏／111

／李华／127

／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／141

／食色／155

／安竟／169

蛰
伏

一旦海洋生态系统从以“硅藻—甲壳类浮游动物—鱼类”为主,转变为以“甲藻—原生动物和微型浮游动物—水母”为主,就意味着海洋中占主体的部分不再是鱼类而是水母。海洋会退化,成为只长水母的荒原。

——中国,《2010年初第362次香山科学会议总结报告》
科研人员操作违规,误将试验用海蜇投入自然环境。

——2075.7.14 “621生物污染事故”的原因初步查明
在我们不曾知晓的地方,战争从未止息。

——2125.8.5 《对“621”事故的最终解读》
时钟滴答作响,我们正在向“生物学的广岛”靠拢。

——1970 《未来的震荡》 [美]阿尔温·托夫勒(未来学家)

1

2075年8月5日。

清晨。空气里游荡着火灾后特有的刺鼻气味,海风的咸涩,以及若有若无的腥臭。

战士们站在警戒线旁,脚下散落着酒瓶。“为胜利!”有人喊道。另一个醉醺醺的人瞥了眼火灾后的废墟,发出刺耳的大笑:“为惩罚!”

有穿着军装的人朝这边走来,他们不约而同地安静了。离门口最近的小伙子眯起眼睛辨认何哲的军衔,神情变得严

肃。“上校！”他喊，喷出一股酒气的同时努力站直，歪歪扭扭地敬了个礼。

何哲冷淡地扫视他们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有渔民比较激动，过来闹事儿。没伤到人。”那个年轻人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我们来的时候，这儿已经烧毁了。”

何哲点点头，然后朝那几栋废墟般的建筑走去。

“危、危险。”有人提醒。何哲没有理会，径直走入那扇在火灾中扭曲的大门。火焰刚刚熄灭。满地是泥泞的灰烬。

他走过墙壁焦黑的走廊，走过扭曲的文件柜残骸，走过一地的碎玻璃。

十五分钟后，重新出来的何哲没再看那队士兵一眼，匆忙离开。在他的口袋里，有瓶纯度很高的生物致死剂，上面贴着标号：“六十七”。

有辆车在马路对面等他。驾驶座上的人说，我们先去军部。何哲点点头，有些疲惫地说：“抓紧时间。”

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行驶。原本金色的沙滩，被一层层褐色的物质覆盖，那是海蜇们腐臭的尸体。新赶到的志愿者正在那里忙碌着，试图清理，却怎么也清理不完。

何哲转过头，闭上眼睛。

去军部参加了授衔仪式，别着崭新的肩章，在赴任第七科研所所长的路上，何哲昏昏欲睡。他又想起了以前的事情。江良给他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，让人一生都无法忘记。

大四时,学校突然组织了场考试,题很难,全系都要参加。成绩下来后,何哲被导师叫去办公室,有位穿军装的年轻男子在等他。那人神色不羁,打量着何哲,突然就笑了起来:“怎么,是你这根豆芽菜考了第一名?”何哲瘦是瘦,还没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嘲笑过,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站在旁边的导师抄起本论文就朝江良挥去,语气几乎是咬牙切齿的:“挖人墙脚还这么趾高气扬,你看我……”

一下午的时间,他们聊了很多。

毕业晚会那天,何哲被江良死皮赖脸地接到了海边,参观第九研究所的水下繁育池。沙海蜇-L。和沙海蜇外表相同,只是在个别基因上稍有差别,繁殖速度是普通海蜇的九倍。海月水母 A,子代基因变异率能够达到百分之十七以上……何哲从没听说过这些生物。这和他平时上课接触到的东西不一样,完全不一样。

“三十年前,一群愚蠢的外国研究员,想通过基因改造来加快食用海蜇的繁殖速度,以提高经济效益……可惜,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创造品。”何哲没有问,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被写在教科书上,在外界也没有什么消息。一旁的玻璃幕墙后,无数水母在淡蓝色的海水中自由穿行,仿佛永远也不被拘束。

他们来到了江良的办公室。那里摆放着很多瓶瓶罐罐,各种海蜇的标本泛着诡异光泽。诡异却美丽。江良倒了两杯酒,冲何哲举杯:“还没说呢——祝你毕业愉快!”

温室效应,海水富营养化……水母数量激增,大型水母爆发。

近海的渔业资源开始衰退,海水中毒素逐渐泛滥。如果任其自由发展,最终海洋生态系统将失去恢复力——严重的危机。各

国都在研究对策,也都没什么突破进展。

硝烟。何哲想,没错,每一滴海水中都融入了硝烟的苦味。科技战早已在各个领域中蔓延,人们彼此心照不宣。他微笑,饮下冷酒。

“欢迎加入。”

水母爆发,四十年一次被视为正常的自然现象,一年一次只会惹人恐慌。

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“盲端”,它们能以大多数浮游生物为食却没有什么天敌;通过自身的刺细胞系统,能杀死碰触到的大部分生物。有性生殖仅仅是开始,螅状幼体会生出匍匐根不断形成足囊,甚至横裂体也会不断横裂成多个碟状体……无性生殖更能保证大量繁殖。何哲想起大学时,自己导师的感慨:“想要让水母回归正常数量,或许只有毁灭整个海洋。”

这话已经过时了:“621”事故过后,整个水母科都不再具有威胁。

但只有一片海洋被毁灭。

2

2077年6月21日。

那场灾难之后,住在附近的人家陆续搬走。

何哲以不可思议的低价买下了研究所旁的别墅。这栋别墅的原主人,投资的鲍鱼池全部遭到污染,血本无归后选择了自杀。那阵子,这座城市的自杀率特别高,人们宁愿死,也不

愿一无所有地离开。

从别墅里能看见海，也能看见长在研究所门口的槐树。他认得这棵树。当时在所里，要没日没夜盯着显微镜做实验，眼睛经常会刺痛而流泪不止。江良知道了，就命令他时不时抬起头，对着窗外那些葱茏的绿叶，看上几分钟。

这两年来，何哲只需要看看数据文件，制定一下研究方向就可以了，再也没有那么拼命过。其他领域的战争还在继续，但是对于“海蜇战”来说，白热化的抗争早已过去。

两年前，世界二十个著名渔场减产了 30% 以上。在被捕捉到的海蜇中，还出现了重达 350 公斤的巨无霸。几个临海城市，海水浴场里被海蜇蜇伤的人数年年上升。

何哲日复一日地调节着水温，日复一日地测试着那些实验用海蜇：要研究怎样减少繁殖，必须先要知道它们的极限在哪里。他们研究各种基因型的搭配，培育出的海蜇在繁殖速度上，远比捕捞回的样本更为恐怖……当然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也配置出了各种具有针对性的致死剂。那群愚蠢科学家的错误，没人想犯第二遍。

沙海蜇-M，海月水母-Q，白色霞水母-V……越来越多经过基因修改的水母被发现，人为修改的痕迹也越来越不明显。江良似乎有些焦虑，经常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抽闷烟。

“这些该死的海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”负责基因定向的同事在分析完新一批样本后，夸张地感慨着：“真有个海底文明在做它们的坚实后盾？”江良二话没说地狠敲了那人的脑袋：“那正好，把你扔到海底去，把那所谓的文明给拖累死，海蜇军团就不攻自灭了。”大家哄笑，继续各干各的。何哲紧紧抿起嘴。它们是从哪儿来

的？谁也不知道。

谁也不敢猜测。

研究资金超出预算很多。在分析海蜇基因锁链的同时，他们开始寻找某些生财途径。十九号海蜇是花费整整两个月的休闲时间才研制出的新品种，能够提纯海水中某些稀有的元素，并将其积累在体内方便人们提纯利用。很快被看重，投放到了产业链中。

签合同拿经费的那天，他们得到特批的三箱酒，在研究所的食堂里笑闹到很晚，起哄的人把江良架到了桌子上。他唱了四首歌才被何哲营救下去。庆祝归庆祝，第二天他们撑着宿醉，还是照样一早起来开始工作，为了答谢“救命之恩”，江良给何哲安排了份轻松的任务，检测螳状幼体在不同温度中的繁殖速度。

打开仪器，何哲迅速扫视着，渐渐皱起眉头。这速度太快了，基本已经不会是自然变异所能产生的。

主研究室的荧幕墙上，监控数据不断跳动。江良盯着它们看，红色的光线横在他脸上。脚步声传来的时候，他依旧一动不动。“何哲，你眼镜的度数是不是又长了？”

反手带好门，何哲走过去：“能得到您的关心，小生不胜荣幸。”

江良淡淡一笑：“视力下降了，就到这儿来看我养眼？原来我变帅了啊。”

“是啊，越来越帅了，帅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。”何哲叹口气，“那些海蜇到底是哪儿来的？”江良没回答。

“这是有意投放的生物武器……自然变异不会这么快，还这么精准。从洋流方向追溯……难道是 A 国？”江良突然笑起来，揽过

何哲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次就当我还醉着，什么也没听见。”

那意思是你小子挑拨国际友谊了啊小心被开除。那意思是，他知道答案，但出于某些原因，他不能说。

第九研究所隐瞒的答案太多了。第九研究所，被人唾骂的五个字。何哲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七年，付出了所有的才华与青春。

何哲一个人在餐馆吃饭。今天的工作依然让人疲倦。

两年了。旁边有几个学生，正用年轻人的不屑谈论两年前的那起事故。他们谈论那些科学家是多么平庸无为，在灾难发生后又是多么无计可施。何哲觉得自己想要冲他们尖叫，因为他们都是白痴，谈论的都是彻底的谎言。

但他不能说。和之前的许多个夜晚一样，他只是面无表情、目光灼灼地听着，听人们谈论那毁灭一切的灾难。

3

2075年6月19日。

一夜之间。

海蜚群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领海边缘，朝海岸靠近。卫星监测站对公众保持沉默，却向研究所发布了生物入侵红色预警。

江良带着所里三分之一的人出海考察。何哲被留下看家。

“它们从哪儿来啊，何哲？”临走的时候，江良传送过来一个加

密文件包。“从我们手中来，到我们手中死。”只有目前研究所里最高职位的人才能打开它，也就是说，这份秘密被单独传给了何哲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蜇，都被植入了遗传密码，都是本国军方用来侦查、掩护、破坏的工具。它们无限繁殖着，在失去利用价值的某一天被彻底消灭。一到八军属海洋研究所，负责控制它们获取信息。而第九研究所，负责控制它们的繁育速度，以及提供最终的毁灭。

“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？”何哲打开联络通道，追问。

“哪儿那么多为什么……人类阻止不了你的好奇心了何哲。”那人起初想糊弄过去，在看到何哲认真的神情后——“因为我想提拔您呗，等这次回来，就封你为副所长。多年媳妇也该熬成婆了。”终究也还是糊弄过去。

6月21日，他们出发后的第二天。探测标在航查舰前方三十海里的位置，与成群结队的海蜇相遇。它们随着温暖洋流入侵而来，如废弃纸屑般，漂浮着布满了整个海面。淡紫色蜇体上，还有隐约的白色斑点。

何哲为这个品种做过分析。它极其危险，分泌的类眼镜蛇毒能在三分钟之内杀死一个成年人，千分之一的浓度就能消灭培养皿里的所有细胞。他在通讯器里有些急躁地喊，撤，赶紧撤。

然而江良拒绝了何哲的提议，把食指竖在唇前示意他安静，然后用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睛凝视眼前的海底。就这样观察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：“海蜇群里有潜艇。”

何哲看向外艇监视屏。探照灯的光柱中，一群被海蜇群纠缠的潜水舰时隐时现，是从没见过的类型。或许是在执行什么需要掩护的任务。

但海蜇群前进的方向无疑会对近海生态造成威胁。

江良若有所思地直视前方。

何哲还想说什么,但是通讯频道被强制占用了。是上级,或者上级的上级。他看到江良的神情越发严肃,嘴唇一张一合地在和那端的人交流着什么。啦啦,频道被还了回来,而何哲没来得及再次开口。

“释放六十七号。立即。”江良深黑的双眸里闪过一道火焰,命令道。六十七号。他们研制的第一种攻击性海蜇,成蜇能够长到一吨半以上,海底世界的霸王。

何哲沉默着点点头,把手掌按向操控台旁边的凹槽。

六十七号繁育池的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,水流猛地向那个方向涌去,然后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。那是只庞大的海蜇,伞状蜇体发出孔雀绿的荧光,布满金色花纹,竟是那样鲜艳华丽。海蜇体内90%以上都是水分,本不会有这样的颜色……但它确实诞生了。优美,庞大,神圣。它游出那间狭小的囚室,像是天罗地网般笼罩下来,成千上万道丝状触须自在地摆动着,释放着毒素——这种经过特殊改造的毒素更像是天然致死剂,能使其他水母的蜇体即刻销蚀,却对人体基本无害。

半个小时内。它将水母群赶回了离研究所最近的海域,然后一次性杀掉。那些疯狂掠过整片海洋的海蜇,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漂浮物,逐渐融化,最终不见了踪迹。海水逐渐变得腥臭粘稠,被毒素和海蜇的尸体所玷污。